

纪德文集



梵蒂冈地窖

Les caves du Vatican

〔法〕纪德 著 桂裕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纪德文集
A n d r é G i d e

梵蒂冈地窖

Les caves du Vatican

〔法〕纪德 著 桂裕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梵蒂冈地窖/(法)纪德著;桂裕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3

(纪德文集)

ISBN 978-7-5327-6861-5

I. ①梵… II. ①纪… ②桂…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9318号

André Gide

Les caves du Vatican

梵蒂冈地窖

[法]纪德/著 桂裕芳/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6 字数 116,000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ISBN 978-7-5327-6861-5/I·4154

定价: 3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致雅克·科波^①

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居韦维尔

我有幸将您的名字写在这本书的头一页上。它始终归功于您，至少从它开始成形时起。您还记得那次散步吗，我对您讲到它，（日期）是在居韦维尔，刮着大风，我们去埃特塔观赏汹涌的大海。您对我的故事所表现出的兴趣，在我整个写作期间，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

在很久以前我就打算写这本书。您提醒说，您从丹麦回来头一次拜访我时，我就已经和您谈起这本书。

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在这个快速写作和草草分娩的时代，我知道我很难使人相信，这本书我孕育了这么久才努力将它生下来。

为什么我称它为傻剧？为什么前三本被称为故事？这是为了表示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不过，人们把它们看做小说也无妨，但在这以后他们不能责怪我违背了“体裁”的规则，譬如说不够混杂与模糊。

故事、傻剧……我觉得迄今为止我写的都是讽刺作品（您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作批判性作品），此书大概是最后一本。

我认为今日作品的缺点在于早产，在于艺术家不再花时间来孕育它。愿阿波罗阻止我批评我们的时代！不满会显得装腔作势。我在这里无非是提醒某些人，别将《地窖》看做是回归，对旧作的否定，别描绘我创作生涯的曲线，揭示其演变……

只有技巧问题对我最重要，我只希望成为好艺人。

① Jacques Copeau(1879—1949), 法国作家、戏剧家, 曾与纪德等人创办《新法兰西杂志》。

目 录

致雅克·科波	1
第一篇 昂蒂姆·阿尔芒-迪布瓦	1
第二篇 朱利于斯·德·巴拉利乌尔	33
第三篇 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	79
第四篇 蜈蚣	111
第五篇 拉夫卡迪奥	163

第一篇

昂蒂姆·阿尔芒-迪布瓦

至于我,我的选择已定,我选择了社会无神论。十五年以
来,我在一系列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无神论……

乔治·帕朗特

《法兰西信使报》(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哲学专栏

一

一八九〇年,在教皇莱昂十三世的统治下,X医生以专治各类风湿病而闻名遐迩,共济会会员昂蒂姆·阿尔芒-迪布瓦慕名赴罗马求医。

“怎么?”连襟朱利于斯·德·巴拉利乌尔对他说,“您去罗马治身体的病!但愿您到了那边会明白您的灵魂病得更重!”

阿尔芒-迪布瓦故意用可怜的声音回答:

“可怜的朋友,您瞧瞧我这两个肩膀!”

宽厚的巴拉利乌尔不由自主地抬眼看这位连襟的双肩,它们在上下抖动,就像无法克制地大笑时一样。这个几乎瘫痪的胖大身躯用可以支配的些许肌肉来模仿滑稽举动,看了真叫人难过。算了吧!显然他们观点不同,巴拉利乌尔的雄辩口才对此无法改变。也许时间会起作用!圣地的神秘忠告……朱利于斯显得十分失望,只是说:

“昂蒂姆,您真使我难过(肩膀立即停止了抖动,因为昂蒂姆很喜欢这位连襟)。三年以后是大赦年,我去罗马看你们,但愿那时您已改正!”

至少韦罗妮克陪丈夫去罗马,但想法却迥然不同。韦罗妮克比妹妹玛格丽特和妹夫朱利于斯更虔诚,能长住罗马是她的夙愿。她用虔诚的琐碎小事来填满令人失望的单调日子。她不能生育,便将照料儿女的精力献给自己的理想。唉!她对昂蒂姆归顺天主不抱太大希望。她早就知道丈夫是多么固执,他那宽大的前额上刻着拒谏的横纹。弗隆神甫早就警告过她:

“最不可更改的决定,”他说,“夫人,就是最坏的决定。您只能

寄希望于奇迹。”

她甚至不再忧心忡忡。自从在罗马安顿下来，夫妻俩便各有自己的隐居生活。韦罗妮克忙于家务和祈祷，昂蒂姆忙于自己的科学研究，两人就这样相距咫尺，相互挨着，却只有以背相对才能容忍对方。因此在他们中间存在某种融洽，他们被笼罩在某种近似至福的气氛中，在相互容忍中看到对方谨慎地遵从着自己的道德。

他们通过中间商租赁了房子，它和大多数意大利住房一样，既有出乎意料的便利之处，又有极为明显的不便之处。这套房子占据了卢奇纳街福尔杰蒂宫整个二层楼，有一个相当漂亮的阳台，韦罗妮克马上想在那里种蜘蛛抱蛋，这种植物在巴黎的公寓里是长不好的。然而，要去阳台就必须穿过橘室，而昂蒂姆早将它当做了实验室，并讲好每天从几点到几点才让别人通过。

韦罗妮克悄悄地推开门，然后偷偷溜进来，眼睛瞧着地面，就像杂务修女从淫秽的图画或文字前走过一样。她不愿意看见昂蒂姆宽大的后背，他坐在实验室最里边的扶手椅上，身躯将椅子塞得满满的，椅旁靠着他的拐杖。他正弓着背在做什么邪恶的手术。他假装没听见她进来，但是，等她一过去，他就笨重地从椅子上起来，拖着腿朝门口走去，然后，抿着嘴唇，恼怒而威严地用食指一推，砰的一声，插销插上了。

在这以后不久，代他办事的贝波该从另一扇门进来听候差遣了。

贝波是一个约摸十二三岁的流浪儿，衣衫褴褛，无父无母，也无住所。昂蒂姆到罗马后不久就注意到了他。贝波在他们最初下榻的狮嘴街的旅馆门前摆了一个用灯芯草编的小篮子，里面是一只蜷

缩在几根青草下的蟋蟀，以招揽过路行人。昂蒂姆花六个苏买下了蟋蟀，又用他会说的那一点点意大利语勉强使孩子明白，他第二天就要搬到卢奇纳街去，而且很快就需要几只老鼠。凡是能爬，能游，能跑，能飞的东西都能为他提供数据。他做的是活体实验。

贝波生来会代人办事，他甚至能弄到鹰和卡皮托尔山的母狼^①。他喜欢干这一行，这能满足他对摸摸拿拿的爱好。昂蒂姆每天给他十个苏，此外他还帮着干家务事。韦罗妮克最初对他看不上眼，但有一次她见他经过房屋北墙角的圣母像前画十字，自那时起她原谅他穿得破烂，并准许他将水、煤、柴、蔓藤一直送进厨房。每星期二和星期五，他们从巴黎带来的女佣卡罗琳忙得不可开交，于是贝波甚至挎上篮子陪韦罗妮克去市场。

贝波不喜欢韦罗妮克，但喜欢上了这位学者。学者不再吃力地下楼去院子里接受实验品，而是允许贝波送上楼来。院子与阳台有暗梯相通，他直接从阳台进来。昂蒂姆处于怪僻的孤独之中，当他听见赤脚踩在石砖上的微弱声音越来越近时，他的心跳稍稍加快，但他不流露任何感情，什么也打搅不了他的工作。

孩子没有敲玻璃门，而是轻轻叩门。昂蒂姆俯身在桌前，没有回答，于是孩子朝前走了几步，用清亮的声音喊道：“permeso?”^②这声音使橘室里出现了蔚蓝的天空。孩子的声音仿佛像天使，其实他是刽子手的帮凶。他将一袋东西放在酷刑桌上，这又是什么新的牺牲品呢？昂蒂姆全神贯注于工作，往往不立即打开袋子，只是迅速扫了一眼。只要布袋在颤动，那就很好，因为对摩洛神^③来说，不论

① Campidoglio，罗马七座山丘之一。据传罗马城的创建者是由母狼喂养大的。

② 意大利文，可以吗？

③ Moloch，《圣经·旧约》中所指的古埃及尼基等地所崇拜的神灵，信徒以焚化儿童向其献祭。

野鼠、家鼠、麻雀、青蛙，都适于作祭品。有时贝波什么也没有带来，但仍然走进橘室，他知道即使自己两手空空，阿尔芒·迪布瓦也在等他。孩子静静地站在学者身边，俯身瞧着可恶的实验，我猜此刻的学者多半像虚假神明那样沾沾自喜，因为孩子惊奇的目光一会儿恐惧地瞧着动物，一会儿钦佩地瞧着他。

昂蒂姆·阿尔芒·迪布瓦在拿人体做实验以前，声称将他所观察的动物的全部活动简单归结为“向性”。“向性”！这个词一发明出来，人们就不用其他任何词了。整整一批心理学家从此只承认“向性”。向性！这个词突然具有多么大的启示性！显然，动物的机体像天芥菜这种无意识的植物一样，天芥菜不是将花朵转向太阳吗？（其实这很容易归结为几条物理学和热化学的简单规律）动物机体也服从同样的刺激。总之，宇宙具有令人放心的和善性。在生物最令人吃惊的运动中，人们可以一致看出这个因素在完全支配一切。

为了达到目的，使被制服的动物暴露其单纯性，昂蒂姆·阿尔芒·迪布瓦刚刚发明了一套复杂的纸盒，有的内藏甬道，有的内设翻倒活门，有的内设迷宫，有的内设许多小格；有些格内有食物，有些则没有食物或者放有喷嚏粉，盒子的颜色和形状各不相同，这种恶魔般的工具很快就风行德国，德文名字叫做迷宫盒，心理生理学的新学派因而在宗教怀疑论方面又向前跨了一步。为了直接作用于动物的这个或那个感官，动物大脑的这个或那个部分，他使某些动物变瞎，某些动物变聋，阉割它们，剥它们的皮，取出它们的大脑，摘去它们身上这个或那个器官，这些器官您会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为了使昂蒂姆长知识，动物不得不割舍。

他的《论条件反射的公报》刚刚震惊了乌普萨拉大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外国学者中的精英们也参加了争论。然而在昂蒂姆思

想上聚集了许多新问题,因此他不在乎同行们的吹毛求疵,继续用别的方法进行研究,声称要驳得天主无言以对。

仅仅在总体上承认一切活动均引起消耗是不够的,仅仅承认动物只使用肌肉或感官就会导致消耗也是不够的。每次消耗以后,他都要问:消耗了多少?当筋疲力尽的受刑者试图恢复精力时,昂蒂姆却不给它喂食,而是称称它的重量。新的因素会使下列实验更为复杂:六只不进食的老鼠被捆绑住,每天过磅,其中两只双眼全瞎,两只瞎了一只眼,两只眼睛完好,还有一个机动小风车不停地损耗最后这两只老鼠的视力。五天不进食以后,它们各自的消耗是多少?每天中午,阿尔芒·迪布瓦在专门设计的表格上,得意扬扬地添上新的数字。

大赦年将到。阿尔芒-迪布瓦夫妇每天都在盼望巴拉利乌尔夫妇。那天早上来了一份电报,说他们当晚到,于是昂蒂姆上街去买领带。

他很少出门,尽可能不外出,因为行动不便。韦罗妮克乐于为他采购,或者将供货商领来听他订购。昂蒂姆不再在乎流行款式,但是,虽然他只要一条十分简单的领带(普通的斜纹软绸黑领结),他还是愿意亲自挑选。他为这次旅行买了一件淡褐色的缎子硬胸,住旅馆时穿着它,但他习惯于穿开口低的背心,所以硬胸常从下面露出来。他现在围的是乳白色薄绸围巾,用一个不值钱的、又旧又大的浮雕玉石别针夹住,玛格丽特·德·巴拉利乌尔一定会认为他不修边幅。他真不该扔下他在巴黎通常戴的现成的小黑领结,特别是他没有带来一个做样子。人们会向他建议什么样式的领带呢?他得先去科尔索大街和孔多蒂街多看几家衬衫店,然后再决定。对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来说,蝴蝶结是太放肆了,显然,暗黑色的、直直的领结更为合适……

午饭时间是一点钟。将近正午时,昂蒂姆带着采购的物品回家,正好为动物称体重。

昂蒂姆不爱打扮,但他觉得应该在动手工作以前先试试领带。地上有一块碎镜片,从前是用来刺激向性的,他将镜片靠在一个笼子上,最窄的那一面着地,然后俯身看自己的倒影。

他蓄着平头,头发仍然浓密,昔日的棕红色现在像镀金的老银器一样呈现不稳定的灰黄色。乱蓬蓬的眉毛向前伸出,下面是比冬

天天空更灰更冷的目光。颊髻蓄得很高，剪得平齐，保持了粗糙髭须的那种浅黄褐色。他用手背摸摸平平的面颊和方方的大下巴。

“对，对，”他喃喃地说，“我得赶紧刮胡子。”

他从包装纸里取出领带，摆在面前，又摘下浮雕玉石别针，解下围巾。他的后颈很粗壮，周围是前面成凹形的半高硬领，他将领尖翻了下来。在此我不能不讲讲昂蒂姆·阿尔芒-迪布瓦的皮脂囊肿，虽然我一心只想讲述主要的事。但是既然我还不会确切区分偶然与必然，我对自己的作品除了精确性和严格性外，还能要求什么呢？谁敢肯定在昂蒂姆称作“自由”^①思想的决定中，这个囊肿没有起任何作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可以轻易地不理睬自己的坐骨神经痛，但这个不起眼的囊肿却使他很难原谅仁慈的天主。

他结婚后不久就莫名其妙地长出了这个囊肿。在他左耳东南方的头发边沿，最初只有一个小小的疣，他用浓密的鬈发将它盖住，在长时间里遮掩过去了，就连韦罗妮克也没有察觉，直到一天夜里，她的手在抚摸他时突然碰到了这个疣。

“噫！你这是什么？”她惊叫起来。

赘疣一旦被暴露，似乎就不需再克制自己了，于是在短短几个月里不断长大，先是像山鹑蛋，接着又像珠鸡蛋、母鸡蛋，然后就不长了，日益稀疏的头发在它周围分开，将它更暴露无遗。昂蒂姆·阿尔芒-迪布瓦四十六岁时就无意取悦于女人了。他将头发剪得短短的，戴上了这种形状的半高活硬领，硬领上有一个凹洞，既掩盖囊肿，又同时暴露它。关于昂蒂姆的囊肿，就说到这里吧。

他将领带套在脖子上。领带中部有一个小金属槽，系带必须穿过去才能被一个可以开合的钩子卡住。这个部件十分巧妙，但是只

① 即无神论思想。

有等系带穿过以后才能松开领带。领带掉到了手术桌上。他不得不向韦罗妮克求救，她急忙应召而来。

“你瞧，给我缝缝这个。”昂蒂姆说。

“这是机器缝的，根本不行。”她喃喃说。

“的确不结实。”

韦罗妮克居家穿的短上衣上总别着两根穿上线的针，一根是白线，一根是黑线，别在她左乳下方。她顾不上坐下，站在落地窗前就缝补起来。昂蒂姆此刻瞧着她。这是一位相当壮实的女人，脸部轮廓分明。她像他一样固执，但十分和蔼，几乎总是满面笑容，所以那少许的髭须并未使她的面孔变得冷酷。

“她有她的优点。”昂蒂姆一面看她抽针一面想，“我要是娶了妖艳的女人，她会欺骗我；要是娶了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会遗弃我；要是娶了饶舌的女人，她会吵得我头脑发昏；要是娶了傻女人，她会叫我火冒三丈；要是娶了姨妹那样的唠叨鬼……”

于是，当韦罗妮克干完活出去时，他用不像平时那样高傲的语气说：

“谢谢。”

昂蒂姆戴着新领带，现在全神贯注地为动物称体重了。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他心中，一片寂静。他已经称过瞎眼的老鼠。有什么可说的呢？瞎一只眼的老鼠体重不变。他现在去称那两只视力完好的老鼠。他突然惊跳起来，连拐杖都倒在地上了。他惊愕不已！视力完好的老鼠……他又称了一次，不，不能不相信事实，视力完好的老鼠，从昨天起，体重增加了！他脑中闪过一丝怀疑：

“韦罗妮克！”

他抬起拐杖，蹒跚地奔向房门口：

“韦罗妮克!”

她殷勤地再次跑来。他站在房门口,郑重地问道:

“谁碰过我的老鼠?”

没有回答。他再次提问,慢慢地,一字一句地,仿佛韦罗妮克听法语很困难。

“我外出时,有人给它们喂过食。是您?”

她稍稍恢复了勇气,转身看着他,几乎咄咄逼人地说:

“这些可怜的动物,你让它们饿死,我没有干扰你的实验,只是给它们……”

但他抓住她的袖子,一瘸一拐地将她拉到桌旁,指着那些记录表格说:

“您看见这些纸了吧。两个星期以来,我用它来记录观察动物的结果,我的同事波捷盼望的正是这些记录,五月十七日他要在科学院的会议上宣读它哩。今天,四月十五日,我能在这一栏栏数字后面写什么呢?我该写什么呢?……”

她一声不吭,于是他用食指的方指尖刮着纸上的空白处,就像用刀刮一样。

“这一天,”他接着说,“观察者的妻子,阿尔芒-迪布瓦夫人,在柔软心肠的驱使下,做了……您要我怎么写呢?傻事?冒失的事?蠢事?……”

“您最好写:她怜悯这些可怜的动物,它们是古怪好奇心的牺牲品。”

他十分威严地挺直了身体:

“如果您这么想,那么,您明白,夫人,我不得不请您去照料花草时走院里的楼梯。”

“您以为我高兴进您的破屋吗?”